

# 北海文史

## 第三辑

### 英皇酒家半夜失火 真如夫妇陨楼获救

欧阳蓬口述 张九皋记录整理

陈铭枢于一九二八年夏秋到北海，在北海盐务支处大楼(原党校旧楼)居留。盐务支处处长是许锡清(南康人)，我当时在处内做工，大约十八岁，许处长让我照顾陈铭枢的起居，因而对陈铭枢逐渐熟稔而有亲热之感。陈在北海居留约月余便往广州。他在北伐战争中由第四军第十师师长擢升为十一军军长，这次往广州是就任广东省主席。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底，许锡清处长忽然通知我往广州跟随陈铭枢先生，原来是陈由广州电报指名召我上去的，我又惊又喜，许处长亲自送我上路。这年冬天，我第一次抵达省城广州。陈铭枢先生让我做他的贴身随从(封上士军衔)，招呼他的起居饮食。

一九二九年春三月，陈铭枢、朱光珍夫妇带同他的秘书钟喜赓和我一行四人取道香港准备前往上海。抵港后起初住在跑马地周敏初(李耀汉任广东省长时期的财政厅长)家，数天后我和钟喜赓两人搬入“英皇酒家”三楼，各开了一个房间；平时陈铭枢也在此酒家内接见各方来客。“英皇酒家”是当时香港最豪华、最高级的酒家，高达七层，有升降机上落，四层以上多是西人居住，一般中国人难得入住。

我们搬入“英皇”的第二晚，睡到半夜约一点钟，忽然一阵尖厉的警笛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以为有贼抢劫，走出阳台往马路一看，不见动静，又放心回房睡觉。躺下床又闻警笛声大作，房外人声嘈杂，出门一看，原来酒家失火了，烈焰浓烟从楼下升腾上来，大火瞬间就烧到我们所住的三楼，烟气熏入房内。匆忙中只披了一件绒褸，连手枪也来不及带就冲出门，朝升降机奔去。我刚入升降机铁笼，笼门就关上了，这时我忽然见陈铭枢从楼道朝我奔来——我真没想到平时在跑马地住宿的陈铭枢夫妇今晚也在“英皇”过夜。这时烟火燎

人，升降机的铁笼门不待打开便下降了，眼见陈铭枢转头走入房间去。我在升降机内被大火一直烧到楼下铺面，等笼门一开我就一气冲到大街上去。我回头朝酒家楼上一望，见陈铭枢已走上阳台。我正为他安危而急得无计可施之时，恰好消防队赶来了，我赶忙叫他们把一块大帆布张开在阳台下面，十几个人紧紧抓住帆布边缘，对陈铭枢大叫：“陈先生，帆布牵好了，你快点跳下来吧！”

只见陈铭枢从阳台上纵身往外一跳，朝帆布跳下来了，十几个人手牵的帆布毕竟承受不了他身体的重量，虽可免于死，但在触地时一只脚却折断了，我急忙上前去搀扶他起来，把他扶到马路对面骑楼底下。他焦急地问：“太太呢？”过一会又问：“钟秘书呢？”我安慰地连连应着“就来了，就来了！”我又奔到“英皇”面前，只见他太太朱光珍也跑出阳台，我也叫她往帆布上跳。朱光珍也跳下来了，也不知跌伤了那里，直在地上呻吟，我也把她扶到对面去。最后跳下来的是钟喜赓，他跳的技术并不高明，头部朝下摔下来，伤势沉重。陈铭枢叫我去找汽车把他们送入医院，刚好一辆“野鸡汽车”（指夜间出街兜生意的“的士”）路过，我把车叫住，要司机送我们上医院，并说要最好的。司机倒很爽快，让我们上了车，并说最好的医院是“皇家医院”，我就让他送我们去“皇家医院”。汽车风驰电掣把我们四人送到目的地时，已是凌晨三时多了。我对医院值班看护说要找院长，值班看护去叫醒院长。这院长是英国人，我向他介绍伤者的身份：“这位是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先生，这是他夫人……”院长听说是广东省主席受伤，立即指挥医护人员为我们作紧急医疗处理，并用电话报告了香港总督府。后来港督又报告了伦敦英国政府，据说伦敦方面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

就伤势来说数我最轻，只烧伤了头部，烧掉了一些头发和眉毛；伤势最重的是钟喜赓，我扶他上车时，他只是微微地喘气，入院时医生检视他的伤情，天灵盖已撞碎，额上有一个很大的创口，血浆溢出，我连叫几声“钟秘书”他都没有回答，显然已伤重身亡了。陈铭枢夫妇被安置在一间病房内，他夫人朱光珍经检查有几根肋骨折断，伤势也不轻。他们包扎伤口后我入房去看望，陈

铭枢急着问：“钟秘书怎么样了？”我照实说：“钟秘书已不行了！”陈铭枢显得很悲痛，让我马上发电报到广州，通知钟喜赓在广州的两个弟弟赶来香港，料理后事。喜赓死后我曾叮嘱护士在其遗体的自裹布上写上名字，以便钟亲属容易辨认。第二天晚上钟的弟弟喜悼喜盈赶到香港，我带他俩去殓房认尸，谁知那护士却不曾在尸布上写名字，我们只好全部翻检验房内十几具尸体，逐一解开裹尸的白布，才找到钟喜赓的遗体。

入院十天后，香港政府开会研究“英皇酒家”失火起因及善后处置等事宜，叫我去参加，叙述目击失火情形。火是从地下烧起来的，很快就烧透七层楼，火光蚀天。据统计这次失火，当场烧死七个人，都是外国人。在会土，港英当局问我有什么损失，要我去认领行李，因为被烧后的“英皇酒家”内的行李都集中起来了，堆积如山。我说我们没有什么行李，当然也就没有去认领。其实我和钟喜赓都有一支左轮手枪，每人几十发子弹，如果经火烤子弹爆炸还会伤人，我们因仓促逃命，枪和子弹都来不及取走，这个情况我就不便说出来了。

陈铭枢夫妇在“皇家医院”医治了五六个月，一九二九年八月伤愈出院，我们才一起返回广州。